

十载太原年 醇厚晋韵长

林小雨

我从南方远嫁太原，悠悠十载，十个春节如同十幅绚丽的民俗画，在我心中铺展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长卷。

犹记初至太原的第一个春节，腊月刚至，整座城市便被浓烈醇厚的年味儿紧紧裹挟。迥异于南方含蓄温婉的新年氛围，太原的街头巷尾早早挂满了大红灯笼，它们如同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在凛冽寒风中烈烈舞动。

除夕那天，阖家围坐，一同包饺子。婆婆坐在我身旁，手把手耐心教我如何将饺子捏出精巧漂亮的褶子。在太原，饺子可是年夜饭当之无愧的主角，猪肉大葱馅质朴鲜香，羊肉胡萝卜馅醇厚浓郁，每咬上一口，扎实的馅料在齿间散开，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对太原春节独有魅力的感知愈发深切。踏入年货市场，琳琅满目的面食瞬间将我包围。黄米面炸糕，表皮酥脆得恰到好处，轻轻一咬，香甜的豆馅如决堤的潮水般在舌尖上肆意绽放；厚墩墩的花馍，造型千变万化，有圆润饱满象征团圆的，也有憨态可掬、活灵活现的生肖模样，每一个都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祈愿。

乙巳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家人满怀憧憬地奔赴太原古县城。踏入城门，宛如进入一座梦幻的花灯王国，这里被五彩斑斓的花灯装点得如

梦似幻。巍峨的城墙之上，大红灯笼高高悬起，它们首尾相连，连绵不绝，红彤彤的光晕映红了半边夜空。太原古县城花灯会的花灯以“盛世花开 锦绣太原”为主题，融合传统中国元素和现代光影科技。古县城南门的“灵蛇化龙”主题灯组，通过传统吉祥图案和现代设计元素，寄托新春美好祝福与希望。

孩子们手提花灯，如欢快的小鹿般嬉笑奔跑，手中的花灯闪烁着微光，恰似夜空中流动的星辰。大人们则面带微笑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，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。街边的小吃摊前，热气腾腾，烤红薯散发着香甜的气息，羊肉串滋滋冒油，香气扑鼻，各种香味交织在一起，混合着空气中淡淡的烟火气息，让人不由自主沉醉其中。我们沿着古老的石板路缓缓漫步，静静欣赏着沿途的花灯，全身心沉浸在太原古县城独特迷人的新春韵味之中。

年前，我听闻晋祠断流多年的难老泉复流，内心瞬间被好奇与期待填满，决定找个时间去一探究竟。

大年初六，我和家人一同走进晋祠。一进入晋祠，我就脚步匆匆，急切地朝着难老泉赶去。难老泉俗称“南海眼”“南老泉”，号称“晋阳第一泉”，是“晋祠三绝”之一，也是晋水的主要源头。

后来，老两口相继过世，可我们这个大家庭每年过年还是会相聚。一开始在大哥家，大哥家的儿女先后成家、生子，即便家里空间变得局促，我们还是会带着自己的儿女去大哥家蹭饭。大家聚在一起，话题总绕不开老两口在世的那些年。喜庆祥和的氛围里，也难免会伴着泪水。

再后来，大哥大嫂也走了，可大哥的儿女把我们当成他们的长辈，过年时，总会过来拜年。

去年龙年，小姑子家的儿子霖霖从海外回来，大年初三，邀请我们在阳光大酒店吃了顿团圆饭，我还为此写了篇《夫家小聚》。

那天，四世同堂齐聚一堂。我老伴致辞，先仔细数了数应该到多少人，又念叨了有谁没能来。没能来的，都是第三代，他们还都在海外求学。两大桌坐得满满当当，第四代里只有一个五岁的孩子，聪明伶俐，对长辈们特别亲昵。我赶紧催大家，快给他压岁钱呀！我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脆生生地回答。我一听，好蒙啊，怎么不姓杨？站在一旁的孩子妈妈笑着对我说：“二奶奶呀，我姓杨他就得姓杨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孩子的妈妈是我们杨家嫁出去的闺女呀！

我的话引得满堂大笑。霖霖两口子点了许多好菜，不过，一大家人坐到一块儿，交流才是最重要的。交流的主力变成了第三代，他们都成熟了，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都是骨干。我和老伴，还有小姑子两口子，真的老了，老到等着第三代过来给我们一一敬酒，听他们说些祝福的话。

第三代的交流内容吸引着我们。霖霖讲起他们对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需求，说得通俗易懂。他还分享了儿子在海外站稳脚跟，前景一片大好的事。

看着一代一代都成长起来，我们虽然老了，心里却很欣慰。孩子们都很尊重我，他们说每天都会朋友圈看我的随笔，有时候还会点赞、留言。那个第四代的妈妈杨帆过来跟我说：“二奶奶，能不能送我一本您的新著呀？”我问：“你不怕咱们之间有代沟？”杨帆说：“我可喜欢读二奶奶的文章了，您的经历里有我熟悉的影子，我就喜欢您文章里的烟火气。”

我趁机告诉孩子们，龙年《映像》杂志开年就登了我的一篇文章《古诗里的龙》，我把古诗里有关龙的作品都收集起来，还作了赏析。回头我就发到咱们杨家群里。

那天聚会结束，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。下到酒店一层，看到一处背景特别好，一大家人就合拍了张照片。

今年，我们又聚了。我又开始数人头，海外求学的那些孩子还是回不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跟他们视频，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。

来到难老泉前，只见泉水从泉眼中汨汨涌出，如晶莹剔透的玉珠，从大地隐秘的脉络中簌簌滚落，颗颗饱满，带着自然的灵秀与纯净。泉水潺潺，如一首悠扬的古曲，在蜿蜒的河道上悠悠奏响，音符随着水流起伏，满是岁月沉淀的韵味。

哪怕是在隆冬季节，难老泉也不会结冰。水温常年恒定在 17℃ 左右，水草依旧碧绿如茵，充满生机。泉水清澈见底，波光粼粼，鱼儿欢快地畅游着，时而隐没在摇曳的水草间，时而跃出水面，溅起小小的水花，像是在与灵动的泉水嬉戏。游客们纷纷停下脚步，拿出手机，定格这美好瞬间。

这十年，从最初的新奇懵懂，到如今深深的眷恋热爱，太原春节的年味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座城市既有北方的豪迈大气，又兼具深厚的文化底蕴。精美的剪纸、热闹的社火、令人垂涎的美食，还有太原古县城如梦似幻的花灯、晋祠复流的清泉，都化作了我生命中珍贵无比的回忆。

我满心期许，往后的每一个春节，都能在太原，与家人一同围坐，共享天伦之乐，续写这独属于我们的年味篇章，让这份温暖与幸福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绵绵不绝、代代相传。

年味浓郁 圪坨汤

冯静武

总有一些记忆，镶嵌在心灵深处，难以忘怀，历久弥新。于我而言，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中午那碗热气腾腾的圪坨汤，承载着我对外乡的眷恋和对母亲深深的思念。圆形的圪坨象征团圆，正月初一全家团聚喝圪坨汤，寓意着新年家庭和睦团圆，寄托着对来年生活圆满的期盼。

小时候，在太原市娄烦县过年，从腊月二十起，整个家就被一种忙碌而喜悦的氛围所笼罩。

家乡的美食虽多，翻来覆去也就那样，但每年正月初一中午的那碗圪坨汤，却总是最让人回味。

圪坨是用白面做的，在家乡，我们称白面为“好面”。大年初一，按照惯例，家家户户都要捻圪坨。一早吃完饺子后，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她先用温水和面，那面得比饺子面要软和一些，和好后再得饧上一个多小时。等我们一群孩子在外面玩得尽兴回来，奶奶和母亲已经准备擀面。她俩将面擀得薄厚均匀，大约半个厘米厚，接着用刀横竖切成半厘米见方的立方体小块，撒上千面，轻轻揉和，让每一个小面块都均匀地裹上面粉，不相互粘连。这时，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，开始捻圪坨。

捻圪坨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个技术活。只见母亲左手抓几个切好的立方体小块，右手持一根筷子，用筷子头点住一块面，在手心里轻轻一捻，一个中间空、周边薄、开着一个口的小面坨便诞生了。

接下来，开始制作圪坨汤。母亲把灶火烧得旺旺的，先将小炒肉放入锅里，看着它慢慢融化。随即，葱丝下锅，瞬间爆发出一阵诱人的香气。紧接着，土豆丁也被倒入锅中，在锅里欢快地翻炒着。母亲依次加入咸盐、五香粉，再放入老黑酱，为这锅食材添上浓郁的色彩和醇厚的味道。最后，豆腐、粉条、海带、金针、蘑菇等食材纷纷下锅，母亲再添上两瓢水，开始有节奏地拉风箱烧火。风箱“呼答呼答”地响着，与灶膛中呼呼的火焰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是一首独特的欢乐乐章。在灶火的映照下，母亲的脸庞泛着温暖的光泽，显得格外好看。

不一会儿，锅里的汤开始翻滚，母亲将捻好的圪坨小心翼翼地放入锅中。待再次开锅，圪坨汤就大功告成。母亲把圪坨汤舀到盆子里，然后拿起一把特制的长把子铁勺，在勺里放上一滴麻油，伸到灶火上。当油稍冒烟时，她迅速把勺子拿出来，将切碎的葱花放进去。伴随着

新春探秘之旅

吕 洋

乙巳新春，我和孩子从吕梁奔赴太原，一头扎进充满神秘魅力的文化世界，开启一场精彩纷呈的探秘之旅。这一路，我们在山西青铜博物馆、太原博物馆、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，邂逅历史的璀璨光芒，感受岁月沉淀的厚重与深邃。

踏入山西青铜博物馆，一股古朴而庄重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瞬间就抓住了孩子的心。他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，脚步不自觉地加快，径直冲向各种青铜鼎。灯光柔和地洒落在古老的青铜器上，泛起一层温润的光泽。孩子仰起头，眼睛瞪得如同铜铃，满是惊叹，脱口而出：“妈妈，这些鼎怎么这么大、这么漂亮！”说着，他的小手轻轻抚上展柜玻璃，仿佛这样就能触摸到千年之前的时光。

看着他那副好奇的模样，我俯身轻声讲解：“宝贝，这饕餮和升鼎，在古代可是重要的礼器，古人用它们来祭祀天地神灵，举办盛大的宴飨，它们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”孩子听着，小眉头微微皱起，若有所思，紧接着问道：“那他们在鼎里煮什么？是不是和咱们过年吃的好吃的一样？”我被他这天真可爱的问题逗得忍俊不禁，耐心解释古人会在鼎中烹煮牛羊等祭品，用于庄重的仪式。他听得入神，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，围着鼎不停地踱步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真想亲眼看看古代人用它们的样子。”

从鼎的世界离开，我们来到太原博物馆的车马坑。眼前排列有序的车马遗迹，就像一幅凝固的历史画卷，瞬间让孩子挪不开眼。他满脸写着震撼，不禁感叹：“这么多车和马，古代人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吗？”我顺着他的好奇，给他讲述车马坑背后的故事：这些车马是为墓主人陪葬的，从中能看出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，以及贵族们出行的奢华规格。孩子听得十分认真，一边观察，一边时不时抛出问题：“为什么要把车马埋起来？”“墓主人是谁呀？”每个问题都饱含着他对他历史深深的探究欲望，一颗求知的种子在他心底悄然种下。

接着，我们满怀憧憬地来到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。刚踏入馆内，就像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，瞬间穿越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北齐王朝。一幅幅色彩绚丽、气势恢宏的壁画映入眼帘，孩子瞬间被吸引，站在一幅贵族出行图前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嘴巴微张，喃喃自语：“画里的人好多，他们穿得好漂亮，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活动吗？”

我趁机向他介绍壁画中展现的北齐社会风貌，从贵族的奢华生活，到市井百姓的日常百态。孩子听得津津有味，还不时用手指着壁画上的人物提问：“这个是不是将军吗？他看起来好威风！”当看到一幅关于《山海经》的壁画时，他又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老师讲过《山海经》，这幅壁画里的奇怪怪兽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从他这一连串的问题中，我深切感受到他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，仿佛一扇求知的大门正缓缓打开，等待他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精彩。

从博物馆出来，夜幕已经悄然降临。我们又去了太原古县城，这里就像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，成了一片灯的海洋。

一场新春之旅，从历史的厚重中走来，在灯火璀璨里收尾，点点滴滴都化作珍贵的回忆，镌刻在我们心间。

“刺啦”一声脆响，一股青烟升腾而起，刹那间，一股浓郁的葱香扑鼻而来。母亲毫不犹豫地把烹出的葱花倒进圪坨汤里，顿时，一股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弥漫开来。

端起一碗圪坨汤，轻轻吹散热气，小心翼翼地尝上一口。汤的味道鲜美，不腻爽口。圪坨汤不仅味道美，其工艺精致，食材搭配丰富，营养价值也颇高。

40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匆匆流逝。每到正月初一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碗圪坨汤，并且总要仿照母亲的做法，给子孙们做上一锅。在我看来，圪坨汤不仅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那永远深藏于心间、深深的母爱，是家乡特有的年味，是我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温暖记忆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这碗圪坨汤将成为我们家永久的传承。

大家族的团圆年

刘小云

我掐着手指数日子，心里念叨着，还有几天过年呢？老伴给儿媳打电话，叮嘱她赶紧订饭店，今年咱家做东，杨家要热热闹闹聚一次。

杨家是个大家庭。我嫁进杨家50多年，年年我们都要聚在一起吃顿大餐。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，大多是在家里相聚。那时，采购、做饭的活儿都是老人家包揽。我呢，只能打下手。等大家把盘碗里的饭菜一扫而空，我就负责清扫战场。收拾完，我会在餐桌上添上各色干果、水果，再沏上茶水。这时，公公婆婆就会回忆起他们年轻时在河北家乡过大年的经历。哪怕经历战争和饥荒，也没能打散他们一家几代人。就说那锅“什锦菜”，有啥就放啥，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，就算是钻到地道里躲避日本鬼子的“扫荡”，心里也是踏实的。婆婆作为家里的长媳，带着两个妯娌，一整个冬天都在为一家老小缝补过年的棉袄、被褥。过了腊八，就开始蒸饅头、擀面条、包饺子。日子再紧巴，一家人也是乐呵呵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公公带着婆婆和三个儿女来到太原市，先后住过大杂院、平房，后来又搬进了楼房。三个儿女陆续成家生子，老两口也升级成了爷爷奶奶，再到太爷爷太奶奶。每年过年，除了吃团圆饭，听老人讲这个家庭久远的故事，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我最爱听公公讲他在游击区加入党组织，当上村干部，负责全村财会工作的事。他还带头让弟弟报名参加军，经历了抗战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之后，公公又去了阜平地下兵工厂制造武器，支援前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参加了太原 106 厂的接管工作。凭借大工匠的手艺和文化水平，他很快就被调入太原市委。他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，着重强调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美好，就是希望后代能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家风。我干家务活不太擅长，但我爱带着个小本本，听故事的时候，就在心里构思。有时候，他们话音刚落，我就能写出一篇小文章，念给全家人听，这也成了我们家过年的固定节目。老两口常常对邻居们夸奖他们家的“云”，要知道，他们一直亲切地叫我“云”，就像叫自己的女儿一样。

好想
将井下的疲惫与烦恼
统统抛在旧岁寒冬
携着父母妻儿
在腊月末梢奔赴太原
赴一场与年的约定
这满心期待
塞进行囊之中

听说那儿的街巷
年关一至，便被红火簇拥

大红灯笼高高悬挂
恰似熟透的心愿
在风中轻晃团圆之梦

漫步于古老的钟楼街
脚下石板路
沉淀悠悠岁月
街边炉火映红张张笑脸
羊肉汤热气袅袅飘散
融入熙攘人潮
让欢声笑语盈满心间

好想在
花灯初绽的刹那
伫立在迎泽大桥之上
让灵动星芒的万家灯火
悄然勾勒出幸福团圆的模样

在新岁灯火和曙光里
以杏花汾酒的热度
让家人在安谧的港湾中
体味被幸福拥抱的感觉
该是我这个矿工之家的渴望